

曹文轩文集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



作家出版社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



曹文轩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曹文轩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1

(曹文轩文集)

ISBN 7-5063-2484-9

I. 二… II. 曹…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8248 号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

作者: 曹文轩

责任编辑: 袁 敏

装帧设计: 张晓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10 千

印张: 15.25 插页: 7

印数: 001-5000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484-9/I·2468

定价: 2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曹文轩，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农村。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

有文学作品集、长篇小说《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白栅栏》、《甜橙树》、《追随永恒》、《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等15种。

主要学术著作有《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小说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面对微妙》、《曹文轩文学论集》等。

主编《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五十年中国小说选》、《现代名篇导读》、《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外国儿童文学名作导读本》等。

有作品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曾获国家图书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金蝴蝶”奖、意大利第三十届Giffoni电影节“铜狮”奖、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优秀学术论文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中国时报》1994年度十大优秀读物奖等学术奖和文学奖30余项。

总 序

我从未有过出版文集的念头。但这几年登门与我商谈文集出版的出版社，却渐渐地多了起来。每每谈起此事，我总是心虚地一笑，领了人家的一番好意，却婉言谢绝了。我对自己的东西从来没有低看，但也从来没有高看。只是想等日后“混出个人样儿来了”再作打算。就现在这些文字，与其让它们汇集在一起显示于人，还不如让它们七零八落地散放在某个地方——给人一个模糊的、零碎的感觉倒也好。但到后来，一些出版社的朋友认真起来了，三番五次地来游说我，直到将已填好了的、条件非常诱人的合同书放在了我的面前。理由种种，其中一条是他们都要提起的：在当代作家中，既搞创作又做学问的大概没有几家，又有文学作品又有学术著作的文集大概也没有几种。我依然一笑：我既没有将作品写好，也没有将学问做好。但心却不由得有些动了。摇摆不定之中，作家出版社出现了。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谈任何条件之时，我便在心中认定由它出版这套文集可能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忽然明白了我在等什么。这也许就是天意。

在整理文集的过程中，欣喜与羞愧参半。欣喜者，一些作品一些文章，虽然过去了许多年——离现在时间最长的差不多都有二十年了，但即使现在读起来，也还能读得下去。我惊讶自己许

多年前的文字与思想怎么至今还依然活着，心中甚至不免有点洋洋得意。羞愧者，是从前文字的粗糙、叙事方式的笨拙、思想的简单和情感的涨满。有时，我几乎要与一些文字过不去了。但最终我还是放了自己一马：能在那时就将东西写到这个份上，也就不错了，何必太为难自己。按理说，时间久远，是不能成为原谅自己从前的理由的。但在中国，我却以为是可以成为原谅自己从前的理由的，因为，我们——全体，曾经是在一段漫长的平庸的岁月中度过的，任何个人，即便他是个天才，也是无法抵御那种质量低下——甚至是低劣的思维模式的塑就的。谁也不要吹嘘自己的过去。在将那些比较久远的文字收入文集时，我基本上没有作多少改动——让从前的一番真诚就这样粗朴、稚拙地留下吧。我无法改写我的历程，就像我无法改写我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之历程一样。《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以及一些短篇小说等，大概属于此列。如果在现在，我是不会写这样的文字的——即使想写成这个样子都是不可能的，但我依然还是非常喜欢它们。这就如同父母看到当年因营养不良而显得瘦弱的孩子和看到现在因物质条件的改善而显得强壮的孩子都同样喜欢一样——都是自己的孩子。我甚至有点偏爱它们，这又如同父母会特别怜爱一群孩子中的那些瘦弱的孩子一样。更何况这些文字在当年还曾风光过。

当然，收在文集里的绝大部分文字，却还是近几年写的。细心的读者大概一眼就能认出。

虽说是文集，我并没有不加选择地将什么都收罗进去，相当数量的文字被我毫不犹豫地搁下了。我与责编袁敏女士商量确定，只收整装的。因此，大量短篇小说、短文以及大量论文都被

搁置在了一边。

这套文集确实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文学作品，一部分是学术性文字。这些年来，我常常会被问到：你兼作家与学者为一身，有无分裂之感？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甚至觉得这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事实上，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不少这号“脚踩两只船”的人。萨特、加缪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是极具风范的大学教员和别具一格的文学研究者。不久前看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我兴奋不已，并在心中认定这是一份丰厚而昂贵的学术遗产。不说世界，就说中国。当年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周作人他们那一拨人，许多都在大学任教并做学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今天任何一个从事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学者都无法绕过去的学术经典。这个传统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丢失了，十分可惜。若是生生不息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文学一定会有很多好看的字面，也一定会有一番优雅的品质，甚至会将中国文学打到一个令人满意的高度上。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从来也没有因操持两者而困惑过或觉得无法兼容。两者给我带来的始终是心情舒畅。我曾将学术研究与创作喻为天上、地上——在地上走累了，就到天上飞一会儿，在天上飞累了，就再到地上走一会儿。学术使我获得了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都需要的一份静穆而神圣的理性。而创作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依然保持了一份必要的可点石成金的感悟和做人所必需的情趣。以后，我也不会去作一个纯粹的作家或一个纯粹的学者。

在这篇短序里，我不想太多地谈论我的文学观，因为收在文集集中的许多文章，已经十分鲜明也已十分充分地表述了我的一系

列的文学主张。在文学观方面，我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古典又未免有点偏激并很难被说服的人。

那些关于文学的基本想法，多少年来，我就没有过片刻的怀疑，时至今日，已变得十分地顽固了，大有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架势。我不是唯艺术者，但我对艺术性确实很在意——非常在意。在书写过程中，“艺术”二字，始终如雷贯耳响彻在我思维的上空。我从来也不认为文学对现实进行依样画葫芦式的摹写是一条正路。我企图写出一些无愧于“艺术”的作品——朝思暮想、时时刻刻，尽管心中所求与手下所出之间总是有遥远的距离，但我愿意以一生的时光委身于它。尼采说：“艺术，惟有艺术，我们有了艺术就可不因为真理而死亡。”对文学，我没有尼采这样的悲壮感与崇高感。但我却始终暗抱一个十分私人性的期望：青年的我、中年的我所写的文字，是为老年的我准备下的——但愿在我老态龙钟之时重温这些文字，不至于过于汗颜和后悔光阴的虚掷，而能于夕阳西下的晚景中有一些温馨的、美好而朴实的回忆。

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袁敏女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学生和一切对这套文集给予无私关注与不惜付出心血的朋友。我惟一能报答他们的就是日后对于文字的更为努力的操持。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八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曹文轩文集

Collected Works of Cao Wenxuan

《红瓦》(长篇小说卷)

Red Tiles (Volume of Novels)

《草房子》(长篇小说卷)

A Thatched Cottage (Volume of Novels)

《根鸟 山羊不吃天堂草》(长篇小说卷)

Genniao/Goats Don't Eat the Grass of Heaven (Volume of Novels)

《甜橙树》(短篇小说卷)

Orange Tree (Volume of Short Stories)

《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散文随笔卷)

One Burnt Rope (Volume of Essays)

《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文学研究卷)

The Other World: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Volume of Literary Studies)

《小说门》(文学研究卷)

The Way of Fiction (Volume of Literary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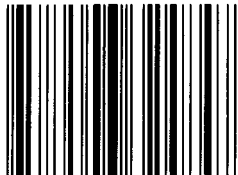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文学研究卷)

Studies on Chinese Literary Phenomena from the 1980s (Volume of Literary Studies)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文学研究卷)

Studies on Chinese Literary Phenomena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Volume of Literary Studies)

ISBN 7-5063-2484-9



9 787506 324847 >

ISBN 7-5063-2484-9 1 · 2468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绪 论	001
-----------	-----

第一章 悲剧精神	021
----------------	-----

文学史实：悲剧精神的浅淡——现代文学史：悲剧精神的觉醒——悲剧精神的再度衰弱——悲剧原因一：个人和团体——悲剧原因二：社会——悲剧原因三：民族文化——悲剧原因四：人（人类）自身——悲剧原因五：超自然——中国悲剧的平民色彩——超越的可能性

第二章 回归故事	070
----------------	-----

“故事”在小说发展史中的沉浮——因避免重复讲述故事而进行虚构——从“说什么”到“如何说”（策略种种：假设性；弹性；勾兑历史；制造氛围；悬置；哑默；世俗化）——作为故事重要因素的动作性（动作的雕塑感；动作

的印象主义色彩；动作的盲目性；动作的心理化）——故事的意义

第三章 坠入庸常111

从崇高到庸碌——“新写实”的哲学依据——“新写实”的意象与特征（鸡毛；争吵；无聊状态）——对“美感”的回避与唾弃——从“深度”走向“平面”

第四章 神秘主义 137

从清明世界到隐形世界——宗教意义上的神秘主义——神秘文化（鬼文化）的作用——受现代意识驱使的神秘主义——制造神秘的种种手段（设造迷宫；借用侦探推理小说的手法；陌生人；空缺）

第五章 感觉崇尚 171

感觉钝化的历史——感觉的复苏——古典感觉与现代感觉——从“义”过渡到“感”——大感觉与微妙感觉——玩弄感觉

第六章 作坊情结 210

作坊迷恋——作坊的历史与文化——描写作坊的功利目的：酿造地方情调——作坊与中国色彩——现代文明的逼近：作坊的衰退——作坊的美学功能——作坊情结源于中国文化的某些品质



第七章 流浪意识 234

流浪形象一向是文学艺术所青睐的形象——“流浪”背后的不同原因（流浪是体悟人生、面接社会然后识其真面目的一种方式；由文化的衰弱与所生成的无根感；呈示现代情趣的流浪；流浪是浪漫主义者的大情趣；“边缘人”的流浪）——流浪是人类史前的一种深刻记忆——“本宅”

第八章 重说历史 273

“好史”之国度——资源的变更：从正史到野史——从“阶级斗争史”到“欲望史”——从必然性到偶然性——从英雄到细民——从公众记忆到个人记忆——历史则是一种修辞

第九章 激情淡出 301

“激情”一词的定义——激情在五十年代——对两部长篇的解读（广场情结；入迷；矫情）——一九九八：浮躁——“文革”：激情之美为最高之美（登高与眺望；烈火与暴风雨；语词崇拜）——汪曾祺：除净火气——新写实的中立立场——实验小说：零度以下的叙述——散文热的社会背景——特大反例：张承志

第十章 诗人诗话 354

写作立场的三种表述（个人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诗学新概念（中年写作；口语写作；叙事性）——诗人批评文体的特点（直觉；个性化；极端化）——诗人诗话：文体自身的功能



第十一章 语言至上 395

冲决“工具论”框架的语言观——面对语言：哲学的悲哀与文学的狂欢——“创造汉语言文学”（逃离大众性；语流）——语言玩弄

第十二章 终极追问 431

处于形而下层面的中国当代文学——处于形而上层面的世界文学——新时期：走向形而上——实现“形而上”的种种手法（象征；荒诞；变形）——应当有的欲望：走向形而上

专业的难度（代后记） 468



绪 论

这部著作没有绪论之类的部分。我想围绕这部著作的名称做些文章，算是绪论。

若将这著作的名称拆解开来，会有这样几个话题：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文学）现象；（文学）研究。

二十世纪末

人们往往都很喜欢在一个较大的学术项目的名称之中注入一个**时间概念**：“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二十世纪文学史”、“一九四八年的文学”……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被你所研究的对象是规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的，是有限的，而不是无边无际的，因此这种研究是**可以彻底的**。如此感觉时，研究者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学风严谨的自豪——研究者最欣慰的事情莫过于使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学风严谨的形象。二，它使你的研究一下子笼上了科学的色彩。从一个无头无尾的时间中切割下一





段，然后作为你的研究对象，这犹如医学上的**切片检查**、物理学上的**分子研究**。它表明你的研究采用了一种经济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形成如此印象，也是每一个研究者所企盼的。三，它给了你也给了他人一种**气势感**。当我们在默诵或聆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二十世纪文学史”、“一九四八年的文学”这样一些短句时，我们就会觉得这种研究注定了是一种很大气的研究，觉得有一种震撼的力量，觉得这个研究者是一个耸立于高处、主宰着时间、从而也主宰着历史的人。形成如此效应，是因为“时间”与“历史”是一对孪生概念。所谓的历史就是指在一定的时间长度中所展开的一个过程。由于如此，人们往往就将时间作为历史的一个别称了。主宰时间，就是主宰历史，而主宰历史的行为无疑是一种高贵的冲动，是一种英雄的壮举。

现在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是**哲学性**的：时间是纯粹的无意义的形式，还是也作为一种力量参与了历史的进程？

在现代哲学中，“时间”显然已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命题。现代哲学越来越倾向于认同这一点：**时间本身也是内容**；时间直接参与了历史，并且是极其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力量。现代哲学企图证明：事物在此一时间之中与在彼一时间之中，可能会有不同的运动形式和不同的运行方向；时间的长度隐形地却很神奇地改变着历史：或推动，或延缓，或振奋，或腐蚀乃至泯灭着历史。人们甚至发现，时间在改变着人，或使人精神焕发，或使人堕落颓废。时间还改变着人对历史的记忆。由于如此，历史往往不能定型，我们永不能对其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价值判断，从而滑入了相对主义，最终使历史变得毫无意义。米兰·昆德拉说：“‘历史

的终结’这一词从未在我心中引起不安或不快。……忘却历史将是美好的！”^①

我们在说“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二十世纪文学史”、“一九四八年的文学”时，我们在潜意识之中，实际上相信了一个事实：时间是有段落性的。就是说，时间的段落也是一种性质。每一段时间，都先验地具有它特定的东西。一件事情的发生或者一个重大的事件的发生，只能等到某一个时间的到来。而当这个时间未到来之时，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只能产生于十九世纪，而正是因为是在十九世纪，才会有如此主流。它必然地不同于十八世纪，也必然地不同于二十世纪。一九四八年的文学只能是那样一种状况的文学。它是在一九四七年结束之后发生的，并且不可能再重复于一九四九年。一九四八年就是一九四八年。

人们似乎很普遍地相信时间的段落性。人们相信一个时刻——痛苦的或毁灭的、幸福的或再生的时刻会如期降临。相信必须在走过这段时间之后，在那段时间之中才有可能出现新的情况。于是才煞有介事地有了这样的话题：“我们必须在世纪之交作出选择”、“培养跨世纪人材”、“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仿佛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是两个截然分开的段落：我们必须将一些事情处理在二十世纪，不然，我们就无法进入二十一世纪。仿佛二十一世纪需要的人材，是与二十世纪完全两样的人材。仿佛一切都会过去的，二十一世纪将会给予我们崭新的一切。这就如同乡下人举行了一个迷信的仪式，相信把一切晦气通

^①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